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遂誥諸

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

侯之見

疏

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

隨其方為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位皆北面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一臣衛敢執壤奠實諸侯也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過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壤如丈

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表反皆再拜稽首曰王義嗣德

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予忍反疏王出至荅

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

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

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

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荅諸

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

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于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夾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撝表諸侯之

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夾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桌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贄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莫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玉也

太保暨芮

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

侯以內見外曰敬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天大

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姜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鼓反今主敬之

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敎命。壞音怪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

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

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

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

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

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

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

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大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美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衛

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

顧惟予一人

釗報誥

報其

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底至齊

馬讀絕句

信用昭

明于天下

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

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

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熊彼皮反。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

國王天下。界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蔽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

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

疏

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

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劍報詰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
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
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
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
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
侯者樹之以爲蕃屏合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卽
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
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
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
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
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
順其至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
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
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
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
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卽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
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
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觀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羣公既皆聽命相揖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

喪服居倚廬

疏

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摠謂朝臣與去羌呂反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

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別分

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

作畢命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

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

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

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

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

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

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

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

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

惟十有二年六

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

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
朝直遙反鎬戶老反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

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

讀令力

疏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

呈反

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

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
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
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
律麻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
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
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
云肫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者
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

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
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

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

先王安。定其家。懋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用化其教。懋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

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道。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

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

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

反更古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衡反。

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

師法。懋音茂。

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

疏

王

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鎮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
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
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
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
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
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
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
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
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
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
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
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
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
事盛言之重
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
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

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

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申畫郊圻慎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

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

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

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

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

其爲善病其爲惡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爲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惡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病其爲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倣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旣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